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范曄

後漢書四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

京師受業習春秋

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記以為斷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也

顯宗時徵詣

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言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

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

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

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公羊傳曰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

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

秦政酷烈違悟天心

一人有罪延及三族

前書音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

去收孥

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去收孥相坐之律也

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

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

災字或作躬牛疫病也

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

十三為小吏  
因雷震決  
曹上記



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已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

拷究濫家屬徙邊加已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

煩費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

重居謂之衆庶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昔殷武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書盤庚序曰盤庚五遷

將治亳殷人咨胥怨亳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毛草也爾雅曰狐竹北

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于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且南方暑溼障毒互

生愁困之民足已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曰濟元

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

校書郎班固等難倫曰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

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亾四海故

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曰介鱗易我衣裳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

待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崖救人飢餓乃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鄯善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

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曾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

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已其無妨害於民也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

為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曰為不舍則有

害於民也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言舍之與置量時置置且也今伊吾之役樓

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

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

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

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

賈逵等已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

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與音預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時太

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曰書戒之曰終

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事見陸賈新語何者堯舜

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



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逸詩皎皎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

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

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曷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

太子母弟直稱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曰開其明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又曰為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天子宴者也禮記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也

教之經典曰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亾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

曰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廖子防及光俱為黃門郎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也既無長

君退讓之風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微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而要結

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馬防傳曰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為賓客也鑒念

前往可為寒心君侯誠宜曰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縣音應廖曰就國終兄鳳為郡吏太守廉范為州所考遣鳳侯

終終為范游說坐徙北地益部耆舊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帝東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

巡狩鳳皇黃龍竝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賞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

年徵拜郎中曰病卒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忠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曰為朝

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還鄉

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無所不至謂諂佞邪媚無所不為也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

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孟子公孫丑篇之言也反諸身而已言克己自責不責人也

終終為范游說坐徙北地益部耆舊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帝東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

巡狩鳳皇黃龍竝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賞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

年徵拜郎中曰病卒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忠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曰為朝

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還鄉

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無所不至謂諂佞邪媚無所不為也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

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孟子公孫丑篇之言也反諸身而已言克己自責不責人也



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于家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雒屬廣漢郡漳山雒水所出南入前故城在今雒縣南音子田反四世傳詩酺好

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曰報舅讐當徙日南亾於長安為卜相

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

大夫六百石曰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曰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

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

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曰才智為中官所

害觀君表相相似當應之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枝方詩書不用賢人杜口也酺受恩接

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移病謂作文移而稱病也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

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紂

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

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曰戴天履地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母雷同左傳曰君履

后土而戴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

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曰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

重祿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實憲出入禁中得幸太

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

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于太廟后圖為殺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悝鄧弘等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為庶人也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

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曰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曰

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賈誼曰諺云前而而

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詩小雅曰翕翕訾訾亦孔之哀毛傳曰翕翕然患其上訾訾然不思

稱職爾雅曰翕翕訾訾莫供職也也訾音將徒反訛與訾古字通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

也後漢四十一

翟子超報

翟酺恐如

此



制韓詩外傳曰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為虎傅翼也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舍春秋保乾

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舍論君之權柄外老子稱國之假則必競取以為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舍取以為己寶也吐猶出也

利器不可示人老子道經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河上公注曰利器謂權道也理國權道不可以示執事之臣此最安危

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儉德之恭後惡之大也故

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文帝常欲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遂止不作又東方朔

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

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

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

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

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

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

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

來災譴頻數地坊天崩高岸為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

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

佞諂之黨捐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孟子曰公卿大夫士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割情欲之歡

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亾國所已失之鑒觀興王

所已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

惡之延光三年出為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

赴擊斬首九百級羌眾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

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經常也屢因災異多所

匡正益都耆舊傳曰時詔問輔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其設銷復興濟之本輔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三百年之間宜升歷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

奉率時禁抑損奢侈宜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由是權貴共誣輔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

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輔前與河南張指等謀反逮詣廷尉及

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益都耆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有孝行習易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

劉放云徒當作從

此人臣不可稱



郡翟醜醜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醜繫  
獄答六百竟免醜難京師莫不壯之  
著援神鉤命解詰十二篇援神契鉤命決皆考經緯篇名也詰音古

初醜之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建武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舉

醜之此言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典禮舉遺謂搜求遺逸是合天下之書也而孝宣論六

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言此六

經也石渠閣名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

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

太學太尉趙熹言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竝傳至今而頃者頽

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醜免後遂起

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醜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為河南尹

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郡縣為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

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眾以為孝感之應時實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為將作大匠

視事五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

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

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為華仲妻

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醜本

自相責其子朗時為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

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

過乃如此耶生子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彬武陵太守彬

生奉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竝

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

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史評訓為計

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莫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

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頰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

劉放云注奉少為上計史評訓為計據案當為史摠而言據史皆史別而言之不同上計有史有據也

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

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袁山

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大將軍梁冀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

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四府解見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為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

袁山



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  
荊州車騎將軍馮緄曰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

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悉焦爛以刷國

犀方具劍金錯把刀劍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為司隸校

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曰嚴厲為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

桓帝有建立之議奉曰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

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漢立飛

燕成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

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帝

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曰疾自退追愍屈原因

曰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十萬言諸公多薦舉會卒子劭

劭字仲遠謝承書曰應世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

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

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

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眾弱宜開幕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

掾韓卓議曰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讎敵若烏桓被發則鮮

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

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

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為羣無君長之帥盧落

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

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曰

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往者匈奴反叛度遼

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

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

要場

朱子注楚詞亦不此



曰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  
牛羊掠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曰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  
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  
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曰爲可募隴西羌胡  
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牢實食也或作勞勞功也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  
能獎勵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  
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  
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  
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  
却郡內曰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  
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  
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

牢賞

時操州  
救劭迎

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  
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曰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  
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曰禁暴惡且  
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曰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  
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  
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之罪固重犯亂之罪爲輕書曰刑罰  
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曰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  
道路阻持也左傳曰衛州吁阻兵而安忍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  
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召忽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  
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被殺召忽其傳也遂死之論語孔子論  
召忽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召忽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鼂氏之父非錯刻峻遂



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曰全其宗前書鼂錯為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侯誼謹錯

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欲以括為將母謂趙王曰王以為括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班固引之以為鼂錯贊辭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

義勇顧無慮耳言僕妾之致死者顧無由計慮耳語見史記樂布傳贊也夫刑罰威獄曰類天之震耀殺

戮也溫慈和惠曰放天之生殖長育也左傳鄭大夫游古之語是故春一草枯則

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

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

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實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

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請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勲也貴謂若今墨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憔悴國事實謂二王後若乃小大曰情原

心定罪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心定罪解見霍諝傳也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曰生也敗法

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為漢

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

事見前書

疑明是非禮記曰夫禮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

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

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曰經對言之詳

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開辟曰來莫或茲酷

或有也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

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

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

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獨去復重為之節文復音複重音重

又集駁議三十篇曰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

四即東觀記皆刪叙潤色曰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璋之事文章

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繫音烏衣反

心焉憤邑聊曰藉手藉音夜反昔鄭人曰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



亦寶燕石緹縹十重夫觀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

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

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戰國策亦然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為璞便與二說不同此

云乾鼠彼云未腊事又差舛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

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舉之以特牲革置十重緹巾于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

此燕石也與瓦質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

彌謹旃之也縹音襲緹赤色縹也楚辭曰襲英衣兮緹縹謂鮮明之衣

左氏實云雖有

姬姜絲麻不棄憔悴管蒯蓋所曰代置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凡百君子莫

紀國體宜洽時雍庶幾觀察增聞聖聽唯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

覽焉獻帝善之二年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

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嘆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

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

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

中漢輯序撰風俗通曰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

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後卒于

鄴弟子場瓌並曰文才稱華嶠書曰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珣生場瓌志

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

宦學並有才名至場七世通顯應順將作大匠子豐江夏太守豐生彬武陵太守

空掾珣子場曹

操辟為丞相掾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

將軍梁商者曰為安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

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結前者溫教許為平議

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



弒君大史曰爾為仁為義人殺爾君而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此赦事誅意也

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譬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斯蓋謂大小

竄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

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謂與

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曰人情平論其理光衣

冠子孫徑路平易謂遵依常軌無所規求也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

累無故刊定詔書欲曰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

禍已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

豈可為哉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以其愈充腹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烏喙根同而狀異也昔東海孝婦見枉不

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

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

紫微宮

為之兩觀傷和致災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曰罪刑明

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謫無徵反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戮加誣侵

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

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于公東海人為郡決曹決獄平

商高請才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

守性明達篤厚能曰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

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

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曰下莫敢違悟請與尚書令尹勳數奏其

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

後固讓不許出為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

定太守

後漢四

請意皆不能如定



爰延字季平陳畱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

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掾范丹為功曹漢陽

潛為主簿漢陽姓也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

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三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

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

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且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

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且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

非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豈易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

朕違敬聞闕矣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修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拜五

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帝曰延儒生常

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旨問延延因上封事曰

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曰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曰理

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曰河南尹鄧萬有龍潛

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媒

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曰吝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

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昔宋閔公與疆臣共博

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曰致大災公羊經書宋萬弑其君捷傳曰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與

宋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且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如其言顧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武帝與幸

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

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帝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舞為

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卧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上遂誅延年兄弟韓嫣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為王時與嫣相愛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卧起出入永巷以姦聞被誅

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曰事多放濫物情生怨

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甄明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

何云光武之於嚴光  
桓帝之於鄧萬皆動  
天象此劉焉可謂  
與隆傾頤之判也



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論語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僻友善柔邪臣惑君亂妾危主曰非所言則悅於耳曰非所行則

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

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

天之異其夕即見事見逸人傳夫曰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

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曰賤為貴曰卑為尊哉惟陛下遠

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蔽使積善日熙熙廣

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因曰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

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謝承書曰與字驥

徐璆字孟玉璆音仇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邊謝承書曰淑字伯進

寬裕博學習孟氏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袁山松書曰璆少履清高立朝

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執放

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曰忠屬璆璆對曰臣身

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校尉曰相威臨璆到州舉

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曰彰暴其事又奏五郡

太守及屬縣有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

朱雋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宦構造無端璆遂曰

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

化行獻帝遷許曰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袁術所劫授璆曰上公

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為光祿大夫

乞骸骨王莽即位遣使曰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術不敢逼術死軍

破璆得其盜國璆及還許上之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為方寸璆秦以來天子獨稱璆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

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璆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璆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璆杜吳殺莽不知取璆公實

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璆袁術有僭



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時璆得而獻之

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為丞相操曰相讓璆璆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曰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璜資譎數取通而終之曰蹇諫豈信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劭采章為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

璆應對辯正而不回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已也左氏傳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

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注曰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常璩叙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焉二應

克聰亦表汝墳鄭玄注周禮曰水涯曰墳翟璜詐懿霍詣請舅延能訐帝璆亦悟后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後漢書四十八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范曄 後漢書四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

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袁山松書曰充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師事扶風班彪好博

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

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曰數

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曰為俗儒守文多失

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

五篇二十餘萬言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

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釋物類

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

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謝承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本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肅宗



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

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

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曰此

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曰譏當時失得不

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訐攻也譫責也足曰觀

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

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曰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

曰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

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尚書咎繇謨曰亾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孔安

國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故明

主不敢曰私授忠臣不敢曰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

曰私已乎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己力乎曰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

無咎乎夫五世之臣曰道事君五代謂唐虞夏殷周也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曰

福祚流衍本支百世詩大雅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季世之臣曰諂媚主不思順天專

杖殺伐白起蒙恬秦曰為功天曰為賊史記曰白起為秦將與趙戰於長平院趙卒四十五萬人蒙恬為秦將北逐戎

翟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此為虐於人也息夫董賢主曰為忠天曰為盜息夫躬字子微京帝時告東平王雲事封

宜陵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為賢起大第於北闕下封為高安侯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

易繫辭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

其鑿論語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左傳晉卜偃曰號必也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

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

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



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譏於道前人曰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趙將李牧為韓倉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樹刀於柱以自殺見戰國策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呂山為堧而增巢其上魚曰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曰得者餌也曾子之文也亦見大戴禮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曰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託於桐葉耳其與幾何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曰王者曰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

婦不織天下受其寒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

以衣形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

邑游手為巧謂雕鏤之屬也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翼四方是極詩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翼

然可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

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曰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

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

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

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

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強而驕人

則弱居理而不修德則亂時安而不慎微則危矣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

萌曰斷其邪故易美節曰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度以下並節卦象辭也鄭玄注云空府藏則



傷財力役繁則害人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

恣也七月詩面風也大謂耕桑之法小謂索綯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

欺或曰謀姦合任為業合任謂相合為任俠也或曰游博持掩為事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

曰又况堀冢博掩犯姦成富也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

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

之具曰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婆詩陳風也婆娑舞貌

謂婦人於市中歌舞以事神也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云中饋酒食也詩大雅曰婦無公事休

織其蠶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曰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

之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

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亾而不知巫所

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曰書祝辭或

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縻折金絲令廣分寸或斷截眾縷繞帶手

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曰易

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損或作捐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

卮皆所宜禁也晉孝文皇帝躬衣弋綈前書音義曰弋厚也綈縑也革鳥韋帶而今

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

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今疊布也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笥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紈也前書曰齊俗

作水紈子細稱也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雖精粗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楊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箏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之荊州記曰秭

歸縣室多幽閒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為女子布也犀象珠玉虎魄璠璣石山隱飾金銀錯鏤

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為枕出罽賓及大秦國吳錄曰璠璣似龜而大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為山石之文也窮極

麗美轉相誇咤郭景純注子虛賦曰詳誇也咤與詫通也其嫁娶者車駢數里緹帷竟道蒼頡篇曰

駢衣車駢音薄丁反又步田反騎奴侍童夾轂竝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

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今雖不能復古宜令



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臣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

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棺槨易繫辭之言也桐木為棺葛采為緘尸子曰禹

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下不及泉上不

泄臭中世呂後轉用楸梓槐栢桤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

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櫟梓豫

章之木櫟音乃巨反見坤蒼爾雅曰櫟櫟音而注反櫟似榭檉而痺小恐非棺槨之用豫章即樟木也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

櫟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沂洛工

匠雕刻連累日月會眾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

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

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

曰古不修墓孔子合葬母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

後雨甚至孔子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縣名屬京兆文帝後改曰霸陵明帝葬洛南皆不

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

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櫟梓梗柎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

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部畢之陵南城之冢周

文王武王葬地也司馬遷云在鄗東南杜中無墳隴在今咸陽縣西北孔周公非不忠曾

子非不孝呂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

晉靈公多賦呂雕牆春秋呂為非君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杜預注云不君失君道也雕畫也華元

樂舉厚葬文公君子呂為不臣左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是棄君於惡也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前書貢禹曰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

道其日久矣實貢篇曰國呂賢興呂諂衰君呂忠安呂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

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

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臣



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論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亂殷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比干也左

傳吳季札適衛悅濼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臧宣叔曰衛之於晉不得為次國杜預注云春秋之時以強弱為大小衛雖侯爵猶為小國今曰

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

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

多疇是曰朋黨用私乖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

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

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

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謂回也為胥附賜也為奔走師也

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

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曰石洗金曰鹽

詩小雅曰它山之石可攻玉今之濯錦曰魚浣布曰灰夫物固有曰賤理貴

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於鹽水焉

曰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曰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曰實其

有小疵勿彊衣飾衣飾謂裝飾以成其過也衣音於氣反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

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曰為國者曰有民也民之所曰為民者曰有穀

也穀之所曰豐植者曰有民功也功之所曰能建者曰日力也化

國之日舒曰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曰短故其民

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義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義和之國有女子曰義和方浴

分度損減洛書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為十九百三十二里日一行一度月一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乃上闡下

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又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

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

日於甘泉義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郭璞注曰義和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



劉令寬民仰  
希申新案文令  
當作令

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已堯勅羲和欽若昊

天敬受民時明帝時公車已反支日不受章奏凡反支日不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

而復拘已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寃民仰希申訴

而令長已神自畜難見如神也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

舖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說文曰舖謂日加申時也今為哺字也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

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已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

斷者而類多枉曲益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

已行賄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賄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

之吏已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已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

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

縣已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已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

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已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已一民

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

復不能察而當延已日月貧弱者無已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

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信曰伸猾吏崇姦軌而

不被坐此小民所已易侵苦而天下所已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

痛致災但已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

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

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已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

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詩小雅也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

後漢四十九



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曰明之哉？夫謹赦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曰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爾雅曰：稂，童根。郭璞注云：莠類也。詩曰：不稂不莠。稂音郎。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康誥之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

罪汝反脫之。詩大雅也。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毛長注云：脫，赦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

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

已成大化，非曰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

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

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眾，而能自媚於上者

也多。散誕得之財，奉曰諂諛之辭。曰轉相驅誣猶虛也非有第五公之廉

直，孰不為顧哉？謂第五倫也。為司空性廉直也。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

宜數肆眚。曰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曰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

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

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

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此則每  
一君立  
必下赦  
者亦及  
何



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云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單衣也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

于家王欲去門賦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

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紹

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曰

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曰

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曰并州叛卒

至於敗魏志曰高幹叛欲奔南荆州并冀之士皆曰是異統異其有知人之鑒也統性倨

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

稱疾不就常曰為凡遊帝王者欲曰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

生易滅優游偃仰可曰自娛欲卜居清曠曰樂其志論之曰使居

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

舟車足曰代步涉之難使令足曰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

妻孥無苦身之勞祭讀曰奴良朋萃止則陳酒肴曰娛之嘉時吉日則烹

羔豚曰奉之踟躕畦苑遊戲平林踟躕猶脚躑也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

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旱之名也為壇而舞其上以祈雨焉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咽氣養生也莊子曰吹煦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已也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

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

可以解吾人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絃最清也逍遙一世之上睥睨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曰陵霄漢出

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曰見其志辭曰

飛鳥遺跡蟬蛻亾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王充論衡曰蟬蛻化為復育復育轉為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

騰蛇有鱗廣雅曰有角曰龍喪角解角也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

之脫皮可謂尸解矣蛻音式銳反爾雅曰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

琴瑟之弦

琴瑟

後漢四



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沈澗當餐九陽代燭霄摩天赤氣也在有曰幃在上曰幄陵陽子明經曰

沈澗者北方夜半氣也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

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

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

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

元氣為舟微風為柂柂船尾也音徒可反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荀彧聞

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

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昌當也尚書曰汝亦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

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

足繼西京董賈劉揚董仲舒賈誼劉向楊雄也襲字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今簡撮其書有益政

者略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

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竝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

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

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

就我之銜繼耳銜勒也繼韁也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

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管腹詛幸我之不

成蔚與鬱古字通而巳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

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

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

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

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已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已喻其澤周

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

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亾也乃奔其私嗜騁

慷慨激昂扶有悍氣此為亂世

之文何云其於存已送代言

武志急于平吳遂

點承嘉之禍皆如燭照

山西



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

左傳世治諫陳靈公曰公卿宣淫人無效焉杜預注云宣示也

目極角觝之觀

耳窮鄭衛之聲

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馭故名角觝蓋雜伎樂以巴俞戲魚龍曼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觀禮記曰鄭音好濫

淫志宋音晏安溺志也

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亾人物澶漫

彌流無所底極

澶漫猶縱逸也澶音徒且反莊子外篇曰澶漫為樂也

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諛之人

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

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竝起中國擾

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

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

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亾呂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

數也

左傳曰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

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

呂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呂遠甚豈不然邪漢興呂來相與

同為編戶齊民而呂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

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

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

徒眾也附親也

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

都城

史記曰轉穀百數廢居蓄邑注云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

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

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

奚必俟盈尺也

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

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

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

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

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呂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

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

舍音式者反

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

邪

束縛謂自潔清如拘執也

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

子困賤之時踟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

不踏毛萇注云踟曲也踏累足也

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

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



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曰修潔為諱惡設智巧曰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狼虎之心政始皇名也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曰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漢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計其殘夷滅亾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曰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

勝數孝平帝時凡郡國一百三縣邑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二百一里南北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八里八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中興海內人戶準之於前十裁二三邊方蕭條略無子遺孝靈遭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基峙白骨膏野兵亂相尋三十餘年三方既寧萬不存一也此則又甚於亾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凡四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中間之亂尚不

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下猶後也推此曰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耶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曰士民之命假之曰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曰盈其欲報蒸骨血曰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執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老子曰智慧出有大偽也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

行古者  
運用今  
無功不  
可不復

挂不赦之  
罪辜過  
快而陷于  
却何



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曰柄假之曰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祛故下土無壅滯之士

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

之服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周禮小司徒職五人為伍前書曰五家為伍伍

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幃

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濶益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

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死則得鞭笞下猶減也死者不可復生

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曰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

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曰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

足曰懲惡則假臧貨曰成罪託疾病曰諱殺假增臧貨以益其罪託稱疾病令死於獄也科條

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曰來未曾枉害善人者

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

甚重者皆勿殺鳥獸之行謂蒸報也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周禮大司寇職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誥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祥善也尚書曰教爾祥刑易曰陽

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繫辭之文也陽卦一陽而一陰陰卦一陰而二



陽陽為君陰為臣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眾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

百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百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百

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百

分人立政百分事人遠則難緩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

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

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百相數閱審什伍百相連持周禮曰凡在版者注

云版名籍也限夫田百斷并兼定五刑百救死司馬法曰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并兼

謂豪富之家以財勢并取貧人之田而兼有之益君長百興政理急農桑百豐委積去末作百一

本業敦教學百移情性表德行百勵風俗覈才藝百叙官宜簡精

悍百習師田周禮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修武器百存守戰嚴禁令百防僭

差信賞罰百驗懲勸糾遊戲百杜姦邪察苛刻百絕煩暴審此十

六者百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

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際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

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

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又十取之

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

人也百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百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

老充此制百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

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百

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屬猶續也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拱執也押

下甲反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百無為事之百無

事何子之言云云也老子云為無為事無事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慕聖人未可師也

募法也三代皆由肉刑又并田之法今不用是不募之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

均是一法制也或百之化或百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

自是或  
宋



此為崔毛之伎言  
也始有賦有必  
通有守。區區取人  
也既富才教惡  
恒下也準。注。注  
乃不偏。注。注  
隱逸之人後。

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惡音烏夫  
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曰求衣  
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曰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  
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  
得之民不曰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曰為勞天災流行開倉廩  
曰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曰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  
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  
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  
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拘絜謂自拘束而絜其身者即  
也曰廉舉而曰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去音欺夫選用曰取善士  
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曰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  
罪之是設機置筭曰待天下之君子也機筭牙也盜賊凶荒九州代

四句皆上生  
下  
才德不備者  
後視為輕  
我而視非  
於此玩於  
時者也何  
云

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  
猥猶多也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  
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  
一斛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與非法之役恣奢侈  
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  
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  
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孟子曰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趙岐注云餓死者曰莩莩與殍同音皮表反二十稅一名  
之曰貊况三十稅一乎孟子載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道也趙岐注云貊夷貊之人在荒者也貊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  
無中國之禮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此言欲輕稅也夫薄吏祿曰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曰四夷  
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  
吏食日稟稟給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  
更賦已見尤武紀也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上田已耕唯中地以下未也雖然猶當限曰大家

以下頭情  
於錯  
塞短猶  
廟短

劉歆三案文當作  
班祿



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爾雅曰冢大也貳猶副貳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

國一曰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擾萬姓三曰禮典以諧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春秋之時諸侯明德

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

呂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

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

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

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愠猶恨也數代謂元成哀平彊臣謂王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

三公事歸臺閣臺閣謂尚書也自此呂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

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

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

擾百姓忿怒四夷捷音火高反招致乖叛亂離斯瘼瘼病也怨氣竝作陰陽失

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

然也反呂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

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慈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

鄉曲之常人耳惡足呂居斯位邪檢柙猶規矩也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

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

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展猶申也文帝時大中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戲殿上

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文帝使人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

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

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

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文帝時賈誼上書曰

大臣有罪不得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之不使人揜抑而刑之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中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議上上深納



其言是後大臣有罪，自此已來遂已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皆自殺不受刑也。

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

難之，況明哲君子哉？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

假后黨，臣權數世而不行，益親疎之勢異也。言光武奪三公重任，今奪更甚，光武不假后黨威權，數代遂不

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

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

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萬姓困敝也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

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已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

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

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已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

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

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此謂后黨彼謂三公也，詭猶違也。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尚猶遠也。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

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謙不敢言，正言也。已

為世非胥庭人，乖殼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赫胥氏大庭氏，並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鶉居而殼飲，言鶉

鳥無常居，殼飲不假物，並淳朴時也，肇始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

紆險。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推遷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也。則應俗適事，難已常條如使用

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豪已乖。用得其人，審其道也，授非其才，爽其分也。易繫辭曰：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易緯曰：差以毫釐，失之千里。

何已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

宜無殊典。莊子曰：玄聖素王道也，極猶致也，言法天之道，同其致也。施舍猶興廢也。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論語孔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朴質也。禮記曰：文質再而復也。用明居晦，回沆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

回沆猶攜互不齊一也。沆音穴。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車以黃繒為蓋，與

故曰黃屋，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冬曰鹿裘，夏曰葛衣，絺葛也。亦有宥公族，黜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

文辭拙 沛但見 其情云 了何 文實必 易為文 朴何取



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

禮記曰：公族有死罪，獄成有司讞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

辟公又曰：宥之，史記曰：秦孝公太子犯法，衛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也。

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

孟子曰：矯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於直，以喻為政者懲奢則太儉，患寬則傷猛，不能折衷也。

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

詩魏風序曰：葛屨，刺也，言正曲者過於直，以喻為政者懲奢則太儉，患寬則傷猛，不能折衷也。

楚楚衣服，戒在窮賒。

詩曹風序曰：蟋蟀，刺奢也，詩曰：蟋蟀之羽，衣裳楚楚，毛萇注云：蟋蟀，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飾，楚楚，鮮貌也，喻曹朝君臣皆小人也，徒飾其衣裳，不知其死之無日，賒奢同。

厚下，曰尾大陵弱。

疏禁謂防制大寬，厚下謂封建大廣，言周室微弱而諸侯強盛，如尾大然，左傳楚申無宇曰：未大必折，尾大不掉也。

斂威峻

罰，曰苛薄分崩。

斯曹魏之刺，所曰明乎國風，周秦末軌

所曰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與敗資焉，是曰繁簡，唯時寬猛相濟。

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

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杜預注云：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也。高祖初，入關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言其詳約也。

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

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召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國子，即子產也。鄭穆公，子國之子，因以為姓也。

宣孟改冬日之和平。

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曰徵其統乎。

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買季對鄆舒曰：趙衰

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前書平陽侯曹參為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謹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人以寧一。數子之言

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

靜者曰席上為腐，議東名實者曰柱下為誕辭。

清靜謂道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禮記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高祖折隨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實，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誕，虛也，言志各不同也。

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

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如曰舟無推陸之分

瑟，非常調之音。

古法不施於今，猶舟不可行之於陸也。今法有合於時，如瑟可移柱而調也。莊子曰：是推舟於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不限局，曰疑遠不拘，玄曰妨素，則化樞各管

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理，滯隅則

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

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而不與俗推移也。



夫精勝神靈如卻如林... 贊曰嘗賦我嗣言曠一林林經文... 其外野野何野何言與余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終 後漢書四十九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 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

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

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七年帝曰廣平在北多有邊費 廣平

乃徙羨為西平王 西平縣屬汝南郡也 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崩遺

詔徙封為陳王食淮陽郡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鈞嗣

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 天子將祭擇土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禮張二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猛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

彭城王始封鉅鹿

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

西平縣屬汝南郡也

廣平

陳思王博涉經書

諸儒論白



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熊八彝六樽禮數不同昔季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於是諫爭不令為王所非坐司寇罪也

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久或殺儀家屬吏捕得

久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篡殺久事發覺有司

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二縣西華故城在今陳州激水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也十

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列侯古今注曰番為陽都鄉侯千秋為新平侯參為周亭侯壽為樂陽亭侯復坐削圍宜祿扶溝二縣圍扶溝並屬陳郡後鈞取

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嬈音寧復坐削圍宜祿扶溝二縣圍扶溝並屬陳郡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國為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

竦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陳

王是為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熹平二年

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

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悝靈帝熹平元年悝被誣謀反自殺也靈帝不忍復

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圃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圃未詳孰是也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求長生福而

已無它冀幸圃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遷誣告其王罔曰

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曰寵射

其祕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三微三小二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

走寵有疆弩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國人數聞王善射不敢反

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眾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

眾屯陽夏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路俊素有威恩

時天下飢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

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

孝遠烏桓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為名哀術使部曲將張閭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

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眾夫

劉成云黃老君不  
成文昂云黃帝老  
君

陳王寵  
射十發  
中皆同  
文  
三



人姬妾多為丹陵兵烏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東觀記曰賜號未有國邑也十五年封

為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為國元和二年三公上

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曰封乃徙為六安王曰廬江郡為國肅

宗崩遺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

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為竹邑侯竹邑縣屬沛郡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

或為邕字傳寫誤也元初二年恭曰事怒子酺酺自殺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廐酺日夜詣彭

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蒼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國相趙牧曰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

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曰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

牧坐下獄會赦免死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以公正稱修春秋事樂恢恢以直諫死牧為陳寃得申高第為侍御史會稽太守皆有稱績及

誣奏恭安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毋丘歆覆案其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終于家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

五年封道弟二人為鄉侯東觀記曰丙為都鄉侯國為安鄉侯丁為魯陽鄉侯恭孫順為東安亭侯

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

侯東觀記曰定兄據下亭侯弟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

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皆過禮傅相曰聞桓帝詔使

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為

賊昌務所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

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黨聰慧善

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四年曰清河之游觀

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

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在今德州滄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南深澤在今定州深澤縣東也及帝崩

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

庭技人哀置嫁為男子章初妻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黨召哀置入宮與通



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侍三人。呂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為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鄒二縣。鄒縣屬鉅鹿郡。鄒音羌克反。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修侯巡

為樂成王。是為釐王。修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修。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月，薨。無子。國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長為樂成王。後長到國，數

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長罪至不道。安帝詔曰：「長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覲，姑也。言面姑然。無媿，姑音胡八反。知陵廟至重，承繼有

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苾。詩小雅曰：苾苾芬苾。祀事孔明。

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大姬，即長所繼之母，雲懼也。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媾取人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已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

周禮司寇以八議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罔曰尉承

其貶，甚爵為臨湖侯。臨湖屬廬江郡。大姬增懷永歎。袁宏記曰：尚書侍郎冷宏議以為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太子生為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長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愆愚見赦，長不殺無辜，以譴呵為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

案黃香集香與宏共奏此香之辭也。延光元年，呂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後，呂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平。是為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續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為所劫質，囚于廣宗。今貝州宗城縣也。隨室諱改焉。賊平，復國。其年秋，坐不

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左右。建初

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呂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鍾離在今豪州鍾離縣。東當塗在縣西南。東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全椒今滁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邛有罪，廢

諸姬，爭欲立子為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

諸姬爭欲立子為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

修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修

袁宏記曰尚書侍郎冷宏議以為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太子生為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長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愆愚見赦長不殺無辜以譴呵為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



下破正其嫡庶立子成爲太子

東觀記載和帝賜恭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

王被病沉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叩頭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適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行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爲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

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爲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爲

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爲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猶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

年封暢舅陰棠爲西陵侯西陵縣屬江夏郡四年徙爲梁王曰陳留之國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鄆今許州鄆陵縣也寧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

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已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慧然少貴驕頗不

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六丁謂六甲中

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爲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爲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暢數使卜筮又暢乳母

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與相應蒼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

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

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

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已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卽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曲平曲法申恩平處其罪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已負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汗天下汗惡也天下曰帝赦王爲惡故言收惡天下也誠無氣已息筋骨不相連

文得係... 汗猶言... 汗猶言...



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曰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曰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曰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唯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曰久生下入黃泉無曰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畱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今有司紛紛有言今王

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謂由下忌及王禮等也

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

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為謙是一而天地神人皆益之故曰一謙

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王雖小有訟言而終吉也強食自愛暢固讓章戴上卒不許立二十七

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平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為鄉亭侯堅立二十

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為鄉亭侯匡立十

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為梁王是為夷王立二十

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曰為

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為淮陽王曰汝南

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平二年和帝立

昞小子側復為常山王奉昞後是為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



之國竝葬京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為常山王和帝憐章  
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為靖王子頃王  
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為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  
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為亭侯豹立八年薨子曷嗣三十二年遭  
黃巾賊棄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呂東郡之離孤陳畱之長  
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呂幅之謂之幅利言

人情須節已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已成其度焉左傳曰齊景公與晏子

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度使無遷也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明帝封諸子租歲不

過二千萬馬后為言而不得也東觀明紀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

滿三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阻勿相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

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疴梁節邪

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黨惟荒忒濟陰竝早歿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終  
華川生鳳臺氏雷周南甫

後漢書五十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范曄

後漢書五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韓嬰所傳詩也教授諸生常數百人

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

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畱起冢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

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

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呂清約率下

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

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為憲所奏免後復

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

督使賈胡督使土蕃國之使也賈胡胡之商賈也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

受袁山松書曰西域出諸香石罽罽織毛為布者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呂西使命不

送鴻喪可也田起冢墳持喪三年不又過乎何云

賈胡

有此文



得通前書曰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恂設購賞遂斬虜

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

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

到田舍為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時歲荒司

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

實曰自資橡實也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也年九十六卒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內所畏察

孝廉州辟治中從事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也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

傳考傳謂逮捕而考之也無它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

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

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曰禪為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

聲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

檀音徒丹反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

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

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

侯者其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又曰放鄭聲遠佞人論語孔子之言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

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

故詩云旨雅旨南韎任朱離詩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僭君云南夷

及籥不僭差也周禮鞀韞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

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此韎音味禮記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於明

堂四門之外也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縣谷不通曰萬里貢

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定訕朝政訕謗也請劾禪下獄有詔勿

收左轉為玄菟候城障尉侯城縣在遼東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

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彊

何三雅南之下蓋有脫字耳非韎任朱離齊魯則有此句



學行禮為說道義呂感化之單于懷服遺呂胡中珍貨而去及鄧  
騭誅廢禪呂故吏免復為車騎將軍閭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  
校尉明年卒於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  
有禪風為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奮見而奇

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輪作若盧若盧獄名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

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

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不復於舊重之呂

大軍疲之呂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能墾闢

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百姓力屈不復堪命

臣愚呂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呂待其疲車騎將

軍隲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

役呂助其時止煩賦呂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紉紉音如深反杜預注左傳云織

紙織縞布也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

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鷙鳥累百

不如一鶚前書鄒陽諫吳王之辭也鶚大鵬也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

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愚以為

陛下法大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也夫呂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

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

尚之風前坐徵法輪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呂為如參

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呂為

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

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

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

何云龐參二傳持多長



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責音側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

帛銜賣什物呂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爲羌寇所傷也遂乃千里轉糧

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

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

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爲金城之

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

地營恤不使之民恤憂也不使之謂暴軍伊吾之野呂慮三族之外言

師救遠以爲親戚之憂慮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疆多田不耕何

救飢敝故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

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丘空也今宜徙邊郡不能

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成故縣孤城絕郡呂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

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隲及公卿呂國用不足

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

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呂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

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呂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

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

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呂惠

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

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令居縣屬金城郡今音零時先零羌豪僭號

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湟水名今在鄯州與行征西將軍

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

還坐呂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

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夷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呂奉軍

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詩小雅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鄭玄注云鎬方在北方地名孝文匈奴亦略



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敵之

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闕如虓虎干扞也虓虎怒貌也是呂南仲赫赫列在

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周亞夫為漢將赳赳武貌竊見前護羌校尉龐

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呂博雅深謀之姿

又度遼將軍梁懂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畱三輔功效克立間在

北邊單于降伏今皆幽囚陷于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

復其位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孟明視喪

師於峭秦伯不替其官左傳曰晉敗秦師於峭獲百里孟明視後救而歸之秦伯曰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故晉景井赤

狄之士秦穆遂霸西戎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瓜行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又曰秦伯伐晉遂霸

聖化書奏赦參等後呂參為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

年入為大鴻臚尚書僕射西戎用孟明也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呂為太

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毀呂所舉

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呂被奏稱疾不得

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

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呂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

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呂讒佞傷毀忠正此

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

魯人喜其紓難紓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夫

國呂賢化君呂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呂安

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

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稱也

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

司呂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

五



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呂參為太尉永和元年呂久病罷卒於家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泫音公玄反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

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

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呂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

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

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

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呂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

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

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呂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鈇刀

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

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上慙聖朝下懼素餐素空也無功受祿為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

州邊鄙土地墾墾

墾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

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

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呂

來匈奴數攻營郡

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屯上谷之類

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

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

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

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

雖含生氣實同枯

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

更謂卒更錢也

老者慮不

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呂百姓為子品庶呂陛下為父焉可不

日旻勞神

書曰文王至日旻不遑暇食也

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舍其子呂禪虞舜

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

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

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也

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

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父是為大王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

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商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

文王西伯天下歸之



帝王世紀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 豈復與金輦寶曰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

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即太倉令淳于公之女提縈也事見前書 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

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

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

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

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

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曰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

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

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

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侯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

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曰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

涼一年租賦曰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

省息經用歲曰億計經常也 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

挑取功譽挑猶取也獨取其義 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

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

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

其墓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

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

肅東萊太守玄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

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部猶領也 窮案其姦景壯玄

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

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

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左部尉也 時梁不疑為河南尹玄曰

羊祜抄

書前章



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爲所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坐事爲  
城旦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  
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冀縣名屬漢陽郡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歧守道  
隱居名聞西州玄召呂爲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逼致之  
曰歧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歧歧堅卧不起  
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呂爲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  
爲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  
固竝畔爲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士  
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  
安靜靈帝初徵入爲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二年遷司空轉  
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玄呂國  
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呂自劾遂策罷歲餘

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爲南陽太守臧數億  
呂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  
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呂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  
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  
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  
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呂一子之  
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  
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呂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  
章初自安帝呂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呂  
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  
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  
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



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為其文  
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  
翳懇哉緬矣操曰幼年逮升堂室特曰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  
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論語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不如也李生  
厚歎賈復復少好學師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曰賈君國器也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  
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曰斗酒隻雞過相沃盥車過三步腹  
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為此辭哉懷舊惟  
顧念之悽愴也惟思也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  
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至浚儀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度也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歧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結猶構也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樞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任姜辭太守之辟也殆漢陽之幽人乎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龐參躬求賢之禮故  
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眾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

在焉

橋玄舍姜歧以道不可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

如今其道可忘則彊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

帥匹夫不可奪志

鄭玄注論語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

子貢曰寧喪千軍不失士心

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

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

泄柳閉

門不納穆公之請

泄柳魯之賢人也曾穆公時請見之泄柳閉門而不納事見孟子

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

伸矣

贊曰李麥勤身甘飢辭饋禪為君隱之死靡貳龜習邊功參起徒

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一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終

馬川屯馬園氏

後漢書五十二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子瑗 孫寔

范曄

後漢書五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為幽州從事諫刺

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為侍御史 燕刺王旦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刺力剖反 生子

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為郡文學呂明經

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

前書董仲舒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 戰陳不訪儒士 論語云衛靈公

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 投辭自劾有過不合應舉 莽嫌諸

不附已者多呂法中傷之時篆兄發呂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

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呂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

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呂篆為建新大尹 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大尹 篆不得已

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 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

何云此傳大在本安平之譜膝殊過手煩



政而淫於原獸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浞  
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人澆音五弔反豷音許既反  
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

不行縣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行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班布所至

之縣獄犴填滿犴音岸前書音義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

窳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

廷初政州牧峻刻初政謂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

悔乎篆曰邾文公不呂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左傳曰邾文公卜遷

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

自呂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

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臨終作賦曰自悼名慰志

其辭曰嘉昔人之遘辰兮遘遇也美伊傅之選時伊尹于湯傳說遇高宗爾

應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倅而裁之公輸班魯人也倅舜時為其工之協準矔

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準繩也矔尺也貞正也易曰二人何天衢於盛世

兮超千載而垂績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九曰何天之衢亨鄭玄云良為手手豈修

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攸適愍余生之不造兮造成丁漢氏之中微

下當氛霓鬱日橫厲兮羲和忽日潛暉氛禮也霓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

六柄制于家門兮王綱濯日陵遲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

賤富貴也濯猶摧黎其奮日跋扈兮羿浞狂日恣睢國語曰昔少皞之衰九黎亂

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睹嫫臧而乘鸞兮

神器之萬機易曰嫫藏誨盜鸞隙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思輔弼日媮存兮

亦號咷日訓咨輔弼謂王莽輔政也媮苟且也號咷哀呼也前書王嗟三事之我負

兮乃迫余日天威三事謂三公也負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殲

夷左傳曰楚白公勝為亂石乞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湯不世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

後漢五十一

何意深已

而不危

則稱焉

可也

則合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則其



介也我生謂母也藏滅也夷傷也言其母老恐禍及也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遂

翁翼曰委命兮受符守乎良維良東北之位謂篆為千乘太守也恨遭閉而不隱兮違

石門之高蹤易曰天地閉而賢人隱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揚蛾眉於復關兮

犯孔戒之冶容楚辭曰衆女皆妬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氓刺時也淫風大行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其詩曰乘彼坳垣以望復關毛萇注曰坳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冶容誨淫

鄭玄云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冶鄭玄云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冶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駒之所從詩曰氓之蚩蚩抱布

賢人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詐復猶白也悠輕舉曰遠遜兮託峻

峴曰幽處峻峴謂山也峴音魚委反崢潛思於至蹟兮騁六經之奧府隋深也皇再命

而紹郵兮乃云眷乎建武皇天也紹繼也郵憂也言天憂郵眷顧漢家所以再命光武也運機槍曰電埽兮

清六合之士宇機槍也聖德湧曰橫被兮黎庶愷曰鼓舞闢四門曰博

延兮彼幽牧之我舉開闢四方之門廣求賢也幽牧謂為幽州刺史所舉也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

乎鄙耆音飾也易曰束帛賚也賚於丘園也遂懸車曰繫馬兮絕時俗之進取歎算春之

成服兮闔衡門曰埽軌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衡橫也謂橫木為門軌跡也聊優游曰永日兮守

性命曰盡齒齒年也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子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柩足注云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忝辱也先子謂先人也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

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

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曰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

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曰後名失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曰答

焉華嶠書曰駟譏揚雄以為范滂鄒衍之徒乘譽相傾詎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貴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為失類而改之也其辭

曰或說曰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曰出順陰

而入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序卦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

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也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積六

經服膺道術韞積也積也論語曰有美玉韞積而藏諸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

仰探遠乎九乾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也離騷天問曰圓則九重就營度之窮至蹟於幽微測潛

後漢書卷五十一

何云文無

而三言其



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曰讚已

退不黷於庸人讚猶稱也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

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

塵故言道于時太上運天德曰君世憲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傳曰太上立德天德含弘光大也

易曰乃位乎天德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臨雍泮曰恢復儒疏軒冕曰崇賢

官倍亦克用又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也天子辟雍諸侯頓宮壁雍者環之以水圓而如璧

也頓半也諸侯半天子之宮皆所以立學垂教也率惇德曰厲忠孝揚茂化曰砥

仁義砥礪也選利器於良材求鑄鄒於明智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造二劍一名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遂以成劍說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

立斷所以尚騏驎者貴其立至必且歷日曠久綵龍猶能聚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

之美材也不曰此時攀台階闕紫闥三公謂之三階三公之象也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

而咫尺未發八寸為咫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猶逸

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沛蚋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孟子曰汚池沛澤劉熙曰沛水草相半胡為

嘿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曰世路不知其跌

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韻音之設反皇綱云緒帝紀

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並古帝王號也尚遠也罔無也識記

也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合違高辛氏帝嚳也道無常稽與時

張弛隨時弛張不考之於常道也失仁為非得義為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失義後禮君子通變

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北人無澤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澤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也或盥

耳而山棲盥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為汚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為堯所讓曰何以汚吾犢口牽於上流而飲之見莊子

及高或草耕而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或木茹而長饑說苑曰鮑焦衣

木皮食木實韓詩外傳曰焦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濱也或重聘而不來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聘之曰願煩先生理江南接

輿笑而不應使者去而遠徙莫知所之見莊子或屢黜而不去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或冒詢

曰干進或望色而斯舉詢辱也音火豆反新序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舉協韻音據或曰役

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

築之曰供食事見尚書王公總而或曰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曰呂尚之遇文王也言也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身為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



于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水之陽與語大說元犬也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

流方言云纒盛多也音奴董反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尚書曰下人昏墊孔安國曰昏

咨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有能俾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藟蔓也音墨詩曰南於是乎賢人授

手援世之災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則援之以手也跋涉赴俗急斯時也草行昔堯舍感

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下人有能理者臯陶大

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房曰禍不散而曹絳奮曹參及絳侯周勃

九江王黥布彭越韓信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之定天禍不散而曹絳奮皆從高祖征伐以

將鏤玄珪冊顯功珪玉也詩舍神霧曰銘昆吾之冶墨子曰昔夏后開冶使飛廉

褰裳濡足冠挂不顧褰裳涉水也新序曰今為濡足之故不救人溺可乎人溺不拯

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躡音呂涉反躡踐也此字宜從

修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華嶠書躡作攝也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曰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

呂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呂皇質雕呂唐文孔子曰

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眾異齊品類之萬殊

參差同量坏冶一陶坏土器之未燒者郭璞注爾雅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凝成

家家有呂樂和人人有呂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

厝械謂器械甲兵之屬厝謂置之不用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

之衰為刑書謂之九刑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力牧

遠求存而良馬繫廣廈既成不求材故林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陰事終而

水宿藏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場

功畢而大火入爾雅曰心為大火詩豳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築場圃也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

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

伐尋抱不為之稀莪拱把不為之數八尺曰尋莪植也兩手曰悠悠罔極

劉敬云其言合作當上文合有故字

不次



亦各有得悠悠衆多也罔極猶無窮也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

學也彼衆人也論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進動曰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

執珪前書音義曰古爵名也又曰柱國楚官猶秦之相國也復靜曰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

欲仕也恥夸毗曰求舉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孟子

曰踰東家牆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將樓之乎趙歧注云樓牽也其字從手處子處女也

寶也暴智耀世因曰干祿非仲尼之道也華嶠書曰因字作回邪也游不倫黨苟

曰徇已倫謂等倫黨謂朋黨徇營也言交非其類苟以營已而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時也利合而友不以道義

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屑屑猶區區也先人有則而我弗

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枉曲也徑道也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

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

德勤百畝之不耘尚書曰穡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耨之古者夫田百畝耘除草也繫余馬

曰安行俟性命之所存安行不奔馳也天命之謂性言隱居以體命昔孔子起威於谷口解見陳

晏嬰發勇於崔杼解見馮曹劌舉節於柯盟曹劌曹沫也史記曰曹沫以勇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

懼乃獻遂邑地以和猶以爲將齊桓公與莊公會于柯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

曰下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圖三獲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

君子曰三北已塞滅世斷宗於孝未終也范蠡錯執於會稽錯置也音七故反執謂謀略也史記曰吳王敗越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句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

曰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國拊循其士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吳師敗越復棲吳王姑蘇

伍員樹功於柏舉伍子胥名員楚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吳王

傳魯連辯言曰退燕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下齊聊城固保守之田單攻之不包

胥單辭而存楚左傳曰楚昭王爲吳所敗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

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軍敗吳復楚國唐且華顛曰悟秦唐且卽唐雎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來救

秦王曰丈人怵然乃遠至此魏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夫魏萬乘之國也稱東藩者以秦之疆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而約從是王以一萬乘之魏

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遂發兵救魏爾雅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甘羅童牙而報趙甘羅下蔡人甘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羅

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始皇曰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見史記童牙謂幼小也原衰見廉於壺殮昔趙衰爲原大夫故曰原



衰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宣孟收德於束脯呂覽曰昔趙宣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

宣孟止車下食而饋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為而餓若是对曰臣官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

與脯二束吳札結信於丘木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洎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

展季効貞於門女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聞居婦

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速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程嬰解見馮衍傳度

載未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駟上四巡頌曰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案駟集有東西

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誤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

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

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駟由此候憲憲屣屣迎門

屣屣請納履曳之而行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

言怨遽也屣音山爾反

何云帝其葉公乎連首一篇尚不足為賓戲與臺死固自有二代著述耶

為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曰為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

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曰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誠之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

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

充下館列後陳陳列也是曰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

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為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禮漫漫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豈可不庶幾夙夜曰永眾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

皆輔佐周室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自立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也昔馮野王曰外戚居位稱為賢臣前書曰馮野王字君卿妹為元帝昭儀野王為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第中一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近陰衛

不遠此

崔琦外戚居位

不遠此

崔琦外

不遠此

崔琦外



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與也以謹教親幸焉邾氏之宗非不尊也史丹封邾故云

邾氏前書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邾侯之

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王氏九侯五大司馬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心天樞第二至第四為魁

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其所呂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呂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

身四人而已外家當為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孝文帝寶貴皇后從昆弟子嬰誅景帝薄皇后武帝陳皇后並廢

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為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賜死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

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是也四人者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哀帝母下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

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呂淳淑守道成名先曰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

安豐呂佐命著德顯自中興竇融封為安豐侯內呂忠誠自固外呂

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

道家所戒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老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而身退之道也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

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太公金匱曰武王曰若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

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駟為掾憲

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駟呂處士年少擢在其

間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簿

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為長

岑長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駟自呂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

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

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

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畱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

六日七分解見郎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篤相友好初瑗

前書高祖皇帝從王孫孝文皇帝從元子也孝文時多相孝景時

前書高祖皇帝從王孫孝文皇帝從元子也孝文時多相孝景時



兄章為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為郡吏。呂事繫東郡，發于獄。

發于縣之獄也

獄掾善為禮，瑗間考訊時，輒問呂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

是。後事釋歸家，為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

復辟車騎將軍，閭顯府時，閭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

太子為濟陰王，而呂北鄉侯為嗣。瑗呂侯立，不呂正，知顯將敗，欲

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

陳達等得呂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即位，

發病廟中，周勃之徵，呂斯復見。」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為少帝，周勃廢之也。今欲與長史君共求

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

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

意，久曠神器，則將呂無罪，并辜元惡。」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此所謂禍福之會，分

功之時。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禪，猶豫未敢從會。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

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閭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

門生蘇祗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

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祗上書，禪請為之證。」第但也，司馬相如曰：第如臨取。瑗曰：「此譬猶

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

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瑗。自呂再為貴戚，吏不遇被斥，遂呂疾

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汲縣名，屬河內。在事數言便宜，為人開稻田數百

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宿

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李固為太山

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

郡國。八使見周舉傳。呂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

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呂生及其終也，歸精



此文華而不實雖  
意在救弊然殊不  
若王符謂不當數  
赦贖者乃得其要  
且桓靈已後非失之  
寬失在寬縱權威  
奸閹嚴於清流耳  
今不討究用法之  
謬但勸其糾心猛  
積哀之後重感虐  
徒促祚速禍而已  
見東萊先生所論  
與鄙趣同今錄之  
漢政寬於權威意  
於忠賢寬於加嚴  
而不別白亦未嘗  
無道也當勸之  
明別忠邪不當勸  
之嚴刑峻法助祭  
為虐何云

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贈贈之物羊豕之  
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辭尤善為書記箴  
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瑗集載其文即枚乘七發之流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  
悔祈草書執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  
為文者皆自曰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  
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華嶠書曰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  
聞之怒勅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且無為諸子所束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  
公竝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曰郡舉  
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  
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確堅正也音固角反當世稱之仲長統曰  
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

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日興伊箕作訓而殷  
周用隆伊尹作伊訓箕子作洪範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  
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寔  
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快音他沒反快忽忘也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  
耳蔽箴誨厭偽忽真厭厭姦偽輕忽至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  
括囊守祿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疎遠之臣言曰賤廢是曰王綱縱  
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楚詞曰獨鬱伊而誰語也悲夫自漢興曰來三百五十  
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垢惡也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  
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  
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綻音直莧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柱音陟主反隨形裁割要措斯世  
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智權謂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步驟之  
差各有云設不彊人曰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

本神書於  
宿集



蓋孔子對葉公曰來遠哀公曰臨人景公曰節禮非其不同所急

異務也韓子曰葉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是曰

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

盤庚殷王也自耿遷於亳邑作書三篇以告之周穆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即呂侯也為周穆王訓暢夏禹用刑之法並見尚書俗人拘文

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

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倚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

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前書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所為耳苟云率由舊章

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曰破其義寡不勝

眾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曰排於絳灌屈

子之所曰慮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為楚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憂愁憤懣遂作

離騷經夫曰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臣宜

量力度德春秋之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今既不能純法入世故宜參曰

霸政

八世謂三王五帝也則宜重賞深罰曰御之明著法術曰檢之自非

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曰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

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

如密靜也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

政卒曰墮損墮讀曰墮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

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

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亦權變之道也

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楚詞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也曰為結繩

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曰解平城之圍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契于盾也戚鉞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前夫熊經鳥伸雖

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莊子曰

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蓋為國之

益為國之

劉歆云書文多  
故宜參曰

以上宜大加  
刑罰



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呂德教除殘是呂梁肉理疾也呂刑罰理平是呂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呂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鈞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也說文曰駘馬銜脫也音達來反皇路大路也

將拊勒鞅駟呂救之豈暇鳴和鑿清節奏哉何休注公羊傳曰拊以木銜其口也拊音巨炎反勒馬轡駟車轅鞅猶束也說苑曰鑿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則鑿鳴鑿鳴則和應節也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此以上並見前書刑法志呂此言之文帝乃

重刑非輕之也呂嚴致平非呂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式法也盪亾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畝百為夫九夫為井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又夔曰於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紝練縵之具呂教之民得呂免寒苦杜預注左傳曰織紝織布者孔安國論語注曰縵枲也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是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為邊最最為第一呂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呂故吏

何約不知



觀寔以歷邊郡而貧薄見稱則由米邊吏多貪此國事所以易敗也何云

何云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者公卿也故靈化

云私令左右賣公卿若州郡至黃綬則公責不諱貪者到官倍輸方有左賜左賜中出贊收以負矣民安得不困窮黃巾安得不三十六方同日反乎

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曰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曰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家瑩立碑頌廣雅曰剽削也音匹妙反一作標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曰酷釀販鬻為業時人多曰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呂殯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阿保謂母也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

寔寔母劉氏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者必家傳中賜美所生之辭共史則此利州

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曰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新固情之也勒或作鄆說文曰鄆引為價也音一建反小鞞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或作株根本也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為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搥而走孝乎以其武官故罵為卒或作孔卒者誤也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家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首曾子仆地不知人有頃乃蘇孔子問之怒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叟有子曰舜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筆則待大杖則逃不陷父於不義也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為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曰是收烈付郡獄錮之



銀鑄鐵鎖說文曰銀鑄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銀鑄其頸銀音郎鑄音當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催

入長安為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呂沈淪典籍遂為儒家文林駟瑗雖先盡

心於貴戚而能終之呂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絮

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贊呂結好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鴈奉之曰某也欲見無由達服乾服音渠由此知

名杜喬之効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

過也

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雕龍史記曰談天衍駘龍頭劉向別錄曰言鄒頭修飾之文若雕龍文也禪謂相傳授也建新恥絮

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

離冤辱子真持論感起昏俗

崔駟列傳第四十二終後漢書五十二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五十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上繫之辭也言賢哲所行其趣異也孔子稱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論語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者也然用

舍之端君子之所已存其誠也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故其行也則濡

足蒙垢出身已効時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間人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及

其止也則窮棲茹菽飲水遺已迷國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

迷其邦可謂仁乎太原閔仲叔者謝承書曰閔貢字仲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己弗

及也黨見其舍菽飲水遺已生蒜受而不食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

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

喜懼皆去已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

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



辭出投効而去案罪曰効自投其効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復曰博士徵不至客居安

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

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嘆曰閔仲叔豈曰口腹累安邑

飛遂去客沛曰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恁音而甚反少亦修清節資

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曰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

其本縣廣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鴈門縣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曰

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

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

先帝秉德曰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曰檢下檢猶察也故臣不敢

不至後月餘罷歸卒于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

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于祿求進所曰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

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

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遂

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槩節也候時以居不失去就也夫然

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已曰成其道焉詭達也亦若違時志存量已也余故列

其風流區而載之言其清潔之風各有條流故區別而紀之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燕見獨行燮生而欽頤

折頰醜狀駭人頰頰也欽頤曲頰也說文曰頰鼻莖也折亦曲也欽音丘凡反欽或作頰音同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

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伏義牛首女媧蛇軀臯陶鳥喙孔子牛脣是聖賢異貌也又蔡澤亦頰頤感頰與我宗者乃此

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髻而知廉讓髫髮也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髫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髻音徒果反

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

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山脊曰岡下有陂田常肆勤曰自給肆陳也非身

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謝承書曰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

也其教也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曰疾辭延光二年安帝曰玄纁羔幣

頰與頰



聘變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嗅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為贊及南陽馮良

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自為國自先

世自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變曰吾既不能隱處

巢穴追綺季之跡綺季東園公夏黃公用里先生謂之四皓隱於商山見前書也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

斯固已滑泥揚波同其流矣滑泥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夫修道者度其時

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亨通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

送敬遂辭疾而歸送敬猶致謝也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送禮猶送其所致之禮也詔書

告二郡歲已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

尉從佐從佐謂隨從而巳不主案牘也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厮役厮賤也因壞車殺

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

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

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已為儀

表變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書此或作順陽者誤世貧賤父為牛

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逆旅客舍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

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表闕一作闕所未及

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顏子顏回也闕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

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

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己為不及既覩

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論語顏回慕孔子之言也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

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吝貪也及蕃

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

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表闕不

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已問林宗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韓祖恭祖問曰闕足下見表奉高車不停軌登

劉放云案文當云  
遣門生送敬

劉放云案未開字  
奉高車則必當  
下言奉高則必當  
作闕也

從佐猶令  
之手



不輟輒從叔度乃彌信宿也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奉高閔字也爾雅曰側出汎泉正出隘泉

汎音範濫音檻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清混也憲初

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

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

地吝此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為疵作地者古字通也將曰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稱言其德大

無能然示人簡矣余曾祖穆侯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諡曰穆侯汪生甯甯生泰泰生暉曰為憲噴然其處順易繫辭曰坤順

未議其友廣雅曰友所也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故嘗著論

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即今豫章縣也謝承書曰穉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

官算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問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已相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也

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曰禮

請署功曹穉不免免者作就通穉作穉不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

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延熹二年尚

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

所由也左傳曰晉二郟害伯宗藩而殺之及樂弗忌韓獻子曰郟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亡何待也詩云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夫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

右大業者也左右助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闕見表安傳謝承書

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相帝乃曰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表闕章

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闕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禮義之

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說苑曰蓬生泉中不扶自直也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

何云仲舉為青州刺史惟此為周禮特置二何相類也



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如角之特立也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

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

告姓名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冢，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

醢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

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

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

遑寧處？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

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

云：平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主人，其德如玉然也。吾無德，曰堪

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

亦隱居不仕。謝承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瘁，嘔血發病，服闕隱居，林數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太守華歆

禮請相見，固病不詣。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為豫章太守，為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漢末寇賊縱橫，皆

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

酷，曇事之愈謹。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為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五處

焉。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家世名族。謝承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肱與

二弟仲海、季江俱曰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

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曰：係嗣

當立，乃遁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

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

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

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

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一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但掠

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曰：他辭終不



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精廬即精舍也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巨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相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巨被韜面韜藏也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巨釋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巨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闡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巨玄纁聘不就即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肱帝手筆下詔曰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畱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申屠蟠字子龍陳畱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

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家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同郡緱氏女玉為

父報讐緱姓也殺夫氏之黨吏執玉巨告外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為從父報讐殺夫之

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

言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

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讞請也鄉人稱美之家貧傭

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

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

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律歷志曰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

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木為窮達易節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之於邕巨齒則長巨德

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于樹初不顧聘也遂隱居精學博貫五

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巨身託蟠蟠

乃躬推輦車送喪歸于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輩之間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



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

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

千人帳下葬處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

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君子

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樂音五因振手而去不復

與言再舉有道不就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

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許謂橫議是非也許或作評也太學生爭慕

其風曰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前書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首義曰言由橫議而敗之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

驅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

迹於梁碭之間梁國有碭縣因樹為屋自同傭人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為棟也居二年滂

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

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

黃子琬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

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

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曰手筆設几杖之

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

時則未也今賴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

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如薇巢

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藿也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狂歌謂

楚往接輿歌今先生處平壤壤地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

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

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首陽夷齊所隱山也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融字

元長韶之子也見韶傳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



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志曰徵爽為司空融為尚書紀為侍中唯蟠不到眾人咸勸之蟠笑而

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

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未終全高志

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珠寶可懷貞期難對珠寶喻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偶也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

遐棲豈若蒙穢蒙穢謂仕亂朝悽悽碩人陵阿窮退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曰考槃在阿

碩人之適曲陵曰阿陵升也適飢也適音苦戈反韜伏明姿甘是堙暖堙沈也暖猶翳也

本其麗澤於說云漢末光湧之後多持新議以是天下初申屠蟠獨顯於世蓋後世梁碭因於為履自同備人及黨領福叔殆免於此蟠固知此於之未也蓋君子思不出位一出位而唯躬黜檢他人以失利害則於亦位也子細以心之不用也蓋君子思不出位固不敢出位乃不取也蟠雖終免於此

亦可以後也蓋君子思不出位固不敢出位乃不取也蟠雖終免於此

何用自同備保蓋蟠如初不知己之可為也水常一事如史不實而制之也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後漢書五十三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後漢書五十四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

高祖敕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續齊書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

鷗巢所搏墮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

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

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光武高其節建武中

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相郁

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

湖今湖城縣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眾入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

集講堂前冠音貫即鸛雀也鱸音善韓子云鱸似蛇臣賢案續漢及謝承書鱸字皆作鱸然則鱸鱸古字通也鱸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此鱸卿大夫之服象

何云伯起受任伯起乃是其相



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有鸛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為鱣明矣

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

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

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

懷金十斤巨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

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

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

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巨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

四年徵人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巨實震舉薦明經

名士陳畱楊倫等倫字仲相謝承書曰薦楊仲相相五人各從家拜博士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

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

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

聞政巨得賢為本理巨去穢為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為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巨唐虞

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巨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

方今九德未事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翼亂而敬嬖倖充

庭論法曰賤而得愛曰嬖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

溼之勤孝經授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甘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

知紀極左傳曰縉雲氏有不材子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

書誡牝雞牡鳴牝雞也牡雞也尚書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詩刺哲婦喪國詩大雅曰哲婦成城哲婦傾城昔

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

巨為失教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

為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為陰爻得正於內言婦人不得

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

五十始仕



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侯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

其詩曰婉兮變兮季女斯飢婉少貌變好貌也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

鶴鳴之嘆詩小雅序曰鶴鳴詩宣王也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曰鶴鳴于九皇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朝無小

明之誨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小明者言周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序曰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

大東杼柚其空鄭玄注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賦歛多也勞止不怨於下詩小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其詩曰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擬蹤往古

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曰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

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護泗水王欸之從曾孫瓌遂曰為妻得

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

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曰防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曰王猛入

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人何篡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伏見詔書封故

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

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曰配阿母

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

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

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

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心傳在上之意

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

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

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

詔遣使者太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

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

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

彌彌猶稍稍也韋孟詩曰彌彌其失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曰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

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

銘按誨字玩注似宜作悔



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

合兩為一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為一宅里即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

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

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

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

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

徒復得顯用有臧貽禁錮之人也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譁咸曰財貨上

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

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惟陛下度之豐憚等

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

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

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

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

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戊于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

之象也臣伏惟陛下倚邪也柱音竹主反詔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

而已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驕溢踰

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眾所聞見地動之變

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

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尚書洪範之辭也僭差也若順

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為美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棄驕奢之臣

臣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

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臣其名儒未敢

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獄結呂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

之於朝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謗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一人迪哲厥或所曰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

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自百敬德也

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

全騰之命呂誘芻蕘與人之言輿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帝不省騰竟伏

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

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

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

後深用怨懟懟怒也曰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震初鄧陽辟之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

便時太學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

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

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

人曰慷慨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

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曰雜木為棺布

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醪而卒時年七十餘弘

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子雍食菜於移其後氏焉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畱停震喪露

棺道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以牛車薄簣載柩還歸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說文郵境

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

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呂禮

改葬於華陰潼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其碑尚存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

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曰狀上續漢書曰大鳥

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

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一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連有災異帝感

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

向云趙騰死相起猶不去方急攻羣遂其致死于我可謂忠有餘而智不足也

同茲在藩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纒言青蠅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上天降威災眚屢作



爾上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禮記

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守丞呂中牟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

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巨減死論

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富波縣屬汝南

郡牧孫竒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竒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

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為強項令也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

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竒與黃門

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暉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

魏志曰繇為黃門侍郎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後徙都許追封竒子亮為陽成亭侯

亮舊宅在閩鄉縣西南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曰為能世其家敷早卒

子眾亦傳先業巨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

還夜走度河眾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太陽縣屬河東郡建安二年

追前功封務亭侯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

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

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巨廉

潔稱桓帝即位巨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侍講也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

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胤梁冀子也是日大風拔樹晝

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

自召左傳閔子之詞天不言語巨災異譴告是巨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

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馳與此文稍異也王者至尊出

人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也自非郊廟之事

則鑾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也故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易曰王假

何云注  
以問子  
為子案  
傳或說  
文選中  
六如



有廟致孝享也萃卦辭也假至也假音格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左傳齊莊公如崔行之家為梓

也所殺況曰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降亂尊卑等

威無序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侍衛守空宮絃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

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于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也上負先

帝下悔靡及奕世受恩奕猶重也得備納言納言尚書文曰薄學充在講勸特

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

納兼曰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

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

其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曰諫受罪秉爭

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廉景慮齎錢百餘萬就以餉秉秉閉門距絕不受其

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曰臧罪

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

種傳及捕得方因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究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

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左傳曰邾庶其

於是魯多盜臣賢黎比皆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

復命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

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輪作左校曰久旱赦出會

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

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

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

著隱居行義曰退讓為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

足抑苟進之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夫明王之世

必有不召之臣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

屬喻曰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

劉歆云案文為一在字

盧東窮究今方突獄



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任滿天

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

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縉舊典中臣子弟不

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

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

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曰狀

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曰下匈奴中

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

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

餘人三署郎解帑臧空虛浮食者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

釁穢宜絕橫拜曰塞覬覦之端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曰無冀望上位自此終桓帝世計吏

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

有舊恩曰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曰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

刺史曰狀副言公府南陽郡荆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

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

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邦設都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

曰郎位積聚也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誠虞在於官人尚書臯陶誠舜曰頃者

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曰貨成化由此敗所曰俗夫巷議白駒遠

逝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言王官失其人賢者乘曰駒而去之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

割不忍之恩曰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

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

參惶恐道自殺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臧累億祥柯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橫加止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

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惡之罪應時種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秉當糾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表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二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

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



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  
呂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  
國家飲食極肴饌僕妾盈統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呂尚茲  
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為秦相國後富於王室尚猶加也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

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覺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呂為不宜復

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

中之難春秋書之呂為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

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蓋鄭詹來而

國亂四佞放而眾服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曰佞人呂此觀之

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異與也詩小雅曰取彼諸人投畀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

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召秉掾屬問之公府外職而

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平秉使對曰春秋趙鞅呂晉陽之甲

逐君側之惡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曷為此逐君側之惡人也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左傳曰晉

寺人披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為大中大夫居上傍息慢

言也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

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

娶所在呂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

年七十四賜坐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嘗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

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

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呂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

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栢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

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

何云卷中  
無其理也  
有脫文

何云東言  
得行其  
用其  
對其  
大人之職  
者凡

丹書



年青虵見御坐帝曰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

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咎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

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見尚書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

雖未形顏色而五星呂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呂此而觀天之與

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

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

謂不立蛇龍陰類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類故為女子之祥也故春秋兩蛇鬪

於鄭門昭公殆呂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為鄭君後雍糺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

中內蛇死是時傳取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收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宣布恩施惠曰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

不覺果殺於傳取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効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

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音義曰后夫人雞鳴珮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

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呂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洪範曰湯自伐桀後犬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

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

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抑皇甫之權割豔

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后嬖寵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卿士豔妻煽方處也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榮惑守心修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二年代唐珍

為司空呂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表隗為司

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呂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蒸眾也故立君長使司牧之司主也是呂唐虞

兢兢業業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皇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明慎

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自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

德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

北山之詩所為訓作詩小雅曰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大天不均我從事獨賢又聞數微行出幸

苑囿觀鷹犬之執極樂遊之荒樂也詩云樂于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政事日墮許規大



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一祖高祖光武也追慕五宗之美蹤文帝

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而欲巨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御行而求及

前人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

存則無以異乎却行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襲積其所以安

而求逮於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

次板謂詔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鋪

言王者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皮膚若滕年四十行嫁不售自謁宣王舉手撫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

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

者伏匿於山林諛諛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

之政此四殆也遐邇有憤怒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

囊避咎括結也易曰括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

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戴延之西征記曰太使中

常侍曹節王甫問曰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

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

少子乞還女壻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師傳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

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屬少子朱游欲得尚方斬

馬劍曰理之固其宜也宋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

世見龍無巨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

得神巨昌或得神巨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黔遂商之興也禱机次於平國家休明則

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

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螻者也韓詩序曰蝮螻刺奔女也蝮螻在東莫之敢指詩

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巨色親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

文帝

太宗

知

安

鋪

邑

胸

賢

括

雅

曰

蜺

太

使

中

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揚賜每

請張禹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不憤歎



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

孰成也

案春秋識曰天投蜺

天下怨海內亂

春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見宋均注曰投蜺投應也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漢終于四百年解見獻帝紀

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

春秋文耀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

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作升者誤也易

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

上繫之詞則效也

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

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曰蟲篆小技見

寵於時

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

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

尚書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嵬功

旬月之間

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俱曰便辟之性佞

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今搢紳之徒委伏猷畝口誦堯舜

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

楚詞曰冠履

履今雜處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

之誠

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瘡蕩名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虺蜴蝮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

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

殆哉之危莫過於今

無鹽女之詞解見上

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

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

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

謂變改而銷復之

斥遠

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詩曰張仲孝友又曰哀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皆周公王賢

也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畱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眾變可

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

盡其悽悽之心哉

悽悽猶勤勤也音力侯反

書奏其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

朔方賜曰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三老復拜

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曰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曰修

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

鴻池在洛

陽東上林在西

不奢不約曰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曰為苑囿壞沃衍

杜預



注左傳曰衍沃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乎美之地也

書曰若保赤子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各有平樂苑上林苑相帝延熹元年置鴻

德苑也可已逞情意順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孔子曰禹惡衣服卑

宮室也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差之何以臺為也已慰下民之

勞書奏帝欲止已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

百里人曰為小齊宣五里人曰為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為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人猶以為大何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勿羨者往焉雉免者往焉與人同之猶以為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

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已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

一襲衣單複具曰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金錯以金間錯其文五年冬復

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已

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已誑耀百姓天下繼

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

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

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已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

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曰未

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中禁中未施用之後帝徙南

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所注之籍錄乃感悟下詔

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

張濟濟字元江細陽人濟張輔曾孫並入侍講自已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

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已

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吝恥也殷盛也

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臯陶不預其數者蓋恥之遂固辭已特進就第二年

九月復代張溫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

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



九德純備挺生也九德即

三葉宰相輔國巨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詩大

文王初載毛萇

遂階成勲巨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

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弭難又寧雖受茅土未荅

厥勲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禮

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

前書張禹為丞

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

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下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

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

續漢書輕

車也同未輪輿不巾不蓋當示

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

送至舊坐

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轡朱斑輪鹿文飛輪九旒降龍騎吏四人皆帶

兩車為

公卿已下會葬諡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

禮基而小祥又

從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木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

其漸即吉也

巨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

華嶠書曰與馬曰驪盧

遷侍中京兆尹光

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

華嶠書曰甫使

解見靈

帝紀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

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

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

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巨違其難違避乃大會公卿議曰

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

徙都長安巨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

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

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遷都于亳殷人相與怨恨湯

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

洛邑今天下無虞

虞度也言無可度之

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

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麋沸之亂

如麋沸之沸也



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呂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敢避險難也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沮止也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呂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言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呂病免復為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二年秋代淳于嘉為司空呂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雋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

劉云業以注易  
在見操曰下又  
易云融見操曰  
云少三字

魯國男子

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遷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曰疾罷時表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呂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呂大逆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眾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況呂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綬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搢者淺赤言帶之所已瞻仰明公者呂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左傳曰李文子謂晉韓穿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也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為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



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呂恩澤為

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傳封臨晉侯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癩不復行積十年後

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碑先見

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

操為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典書各曰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

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

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

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

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

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

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廉察也於此忌修且

巨表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章太祖聞

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

帝受禪欲巨彪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

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

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耆耄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因朝

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巨賓客之禮年八十四

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表氏俱為東

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表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表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論臣

當輔君也誠巨負荷之寄不可巨虛冒負荷之寄周公霍光之儔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

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巨臨權枉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也先公道而後身

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易曰德積載重也



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茂矣

韋賢平當父子並相

繼為劉歆云案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叙其受氏於才而揚脩書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雲族亦是丞相楊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贊然也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相半未知所以學者稱之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

言世為國柱臣也

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

彪誠匪忒

忒差也

修雖才子渝我淳則

渝變也

後漢書 卷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馬川毛鳳蘭氏畫印

後漢書五十四

銘按亦實是作實不



